

# 论《红楼梦》大观园里的“春之韵”

张晨 裴旭锦 李娇娇

聊城大学 山东聊城 252003

**摘要：**“金陵十二钗”作为一系列女性群像出现在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中，集中代表了当时社会女性的各种身份与性格。在现阶段的红学研究中，多侧重为探究《红楼梦》对现世的意义，从个人立场出发而非以作家本意、人物本身命运及情节设计展开。以“四季”喻人生，从而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全面把握“金陵十二钗”的性格和命运有极重要意义。而“春”是富有韵味的，它蕴含着生机、春华和生命力等，主旋律当然是生机勃勃与情感激荡，常给人朦胧烂漫的美感。人物是自然生灵，也有着四季之性，而曹公笔下大观园里春天是通过特定人物形象及承担的特殊功能来实现的。贾元春之春华、秦可卿之春困、妙玉之春尽，但也许是春华不实、春困难解、春尽之悲。

**关键词：**金陵十二钗 秦可卿 妙玉 贾元春 红楼梦

“金陵十二钗”作为一系列女性群像出现在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中，集中展现了当时社会下女性的各种身份与性格。根据人物各自的性格、命运及所处环境，本文将贾元春、秦可卿和妙玉归为春性形象。

## 一、贾元春：春色满园正当时，毋忘料峭春寒侵心脾

贾元春作为贾府身份最尊贵的女子，为贾府带来了富贵荣华，也成就了大观园的“春天”。又凭“一元初始”，作为大观园的首领，其特殊的身份对《红楼梦》情节走向起着重要作用：既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者婚姻问题的重要决策者，也决定着贾府的“豪门”命脉。因此解读元春就显得必不可少，而要深入人物内心，不妨入手元妃省亲的种种内容。

贾府为贾元春省亲可谓耗资巨大，仅建造并装饰大观园的花费就难以计数，奢靡程度令人咋舌。甚至连原著通灵宝玉都感叹到“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sup>[1]</sup>，连位居高位的元春都默叹这一切过于奢华。当元春与家人相见时，执手无语只剩泪目相对，后“忍悲强笑”安慰贾母及王夫人，其中“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可见她并不喜皇家宫廷生活，这玩笑的安慰话却隐隐道出了她难言的悲哀。可元春接着又将心里话向父亲直言时，贾政的虚伪套话更显得元春的话语可笑。在元春表示感伤骨肉分离，就算富贵也无意趣时，贾政不但不可怜宽慰，竟会说出让元春勿以此烦闷忧郁，继续好好伺候皇帝的官场话，也许这一帘不仅隔住了

二人，也隔住了二人的亲情。

有学者认为“元妃点戏预示了贾府命运；贾府为非作歹而导致败落；贾宝玉和王熙凤陷入贫窘；林黛玉像杜丽娘一样夭亡”<sup>[2]</sup>，这也说明了贾元春省亲的关键，她更预示了贾府家族及主要人物的命运。一切都是虚幻不实际的，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大人物，只要脱去了真情与爱，终究溃散，再富贵奢华也将归入泥土。贾元春有着天家富贵，是大家族里地位最高的女子，如娇春里百花夺艳的牡丹，如盛夏中骄阳似火的太阳，出众又不容任何人侵犯，但盛极而衰，她的离世也是大家族崩溃的直接原因。

由此，我认为贾元春的命运就是贾府命运的缩影，那个她曾送出的灯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经成灰”的谜底为爆竹，与其说判词中石榴花是她本身的象征，不如说爆竹是她命运的具象化，也是贾府命运的具象化：“砰”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与欢呼声相伴，可最后烟雾散去，不过残骸破纸一场空罢了。元春的富贵热闹之河却捞不起亲情流失干涸死去的心，贾府的空架子架不住里子的丑恶。“豪华虽足羨，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sup>[3]</sup>

浮华胆颤一世，不如天伦乐事一时。如今，元春又何尝不是一些人的代表呢？爱情如是，友情如是，亲情亦如是。序天伦之乐事足抵春寒，温暖人心。

## 二、秦可卿：春意浓时情可轻，春芳过尽众可倾

提到春天，我们不可避免的将它与“生机”、“生命”、

“情欲”联系在一起，秦可卿短暂的出现就如同春季的绚烂，为我们展现出春的魅力，但风流月貌宿孽贪欲生，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她的名字中窥见一二。

秦可卿是“情”的象征符号。“秦可卿”谐音“情可亲”，即重情。在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子打算“以声色警其痴顽”希望宝玉能感悟到“情”的虚幻与无常。然而，宝玉却陷入了情感的漩涡，未能领悟“情之为物，可轻而不可亲”的道理。元妃省亲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也由萌芽走向成熟。在这一阶段里，秦可卿作为一种“情”的象征符号，在梦中与宝玉完成了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使宝玉深陷情之泥沼。

此番梦境，也逐渐为我们揭露出贾家的辛秘之事，这便是秦可卿名字的第二重内涵“可倾”，即为情不顾一切。这与其判词“造衅开端实在宁”不谋而合，作者在初稿中曾以《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为回目，写贾珍与其儿媳妇秦氏私通，内有“遗簪”、“更衣”诸情节。随原书中删去这一情节，但画中“美人悬梁自缢”就显眼的印证。这使秦可卿作为春这一代表的特征更加明显，深陷情欲，不顾一切。

秦可卿名字的第三重内涵即“情可轻”，秦可卿经历了这些早已看淡人世悲欢，在死前向王熙凤留下谶语：“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而贾宝玉历尽悲欢和凄凉世态，看破红尘重返故地正印证了秦氏的话。正如《飞鸟各投林》所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sup>[1]</sup>贾宝玉在家族破败，众金钗死伤中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和情的幻灭，感悟到“情之为物，可轻而不可亲”的道理，最终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 三、妙玉：春末芳尽淖泥中，性高玉洁意难平

除了上述两位金钗，我们还将妙玉归为“春”，如果说元春是春之始，那么妙玉便是春之末。妙玉此等高洁之人，结局却是“终陷淖泥中”，此等悲剧与妙玉深陷情爱陷阱息息相关。

妙玉出身高贵，性格高傲，品质高洁，以“槛外人”自称，追求出世，但她矛盾的情感行为，使她始终无法摆脱现实束缚。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sup>[1]</sup>这是妙玉的判词。妙玉本欲在空门寻求一份超脱，但她入了大观园，来到这人间风月之地，住进了栊翠庵，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富贵风流和红男绿女。这些都使她的欲望蓬勃生长，无法在经卷中求得解脱。

妙玉的欲望当中，最致命的便是她的“情欲”。贾宝玉是妙玉情愫的起源，从栊翠庵品茶时，妙玉给宝玉“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以及当李纨派宝玉去栊翠庵折一枝梅花时，一向冷漠的妙玉在宝玉的央告下，“大度”了起来，又或者是，为了救宝玉，妙玉如此高傲的人，最终落得遭盗匪玷污的悲惨下场，都体现了妙玉对宝玉的情愫，以及其难以抑制的情爱之心。

此般深情偷偷藏匿于妙玉的名字之中，当我们将其拆解，便发现“女少玉”是在说妙玉始终在追寻宝玉的路上，但其始终无法如愿。身为修行之人，她的爱“为世难容”，妙玉注定无法挣脱情爱的陷阱，最终只能落得个“风尘肮脏违心愿”的不堪命运。

### 四、结语

以“四季”角度来看《红楼梦》，“春之韵”不仅体现在对春季各种植物景观、人物的服饰、人物活动等的描写与展现，更多体现在其中春性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展现，由此人物的“春性”与作为季节的“春”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似性。贾元春姓名中的“元”，即“始”，她作为贾府与至高皇权的联结点，一定程度上直接将贾府带入春天的大繁荣，但春承接寒冬，这份繁荣始终受春寒影响；秦可卿的热烈与灿烂，像极了春色满园的繁花盛开，充盈着生机，但春要为夏让步，繁花必定要凋零，秦可卿亦如此；妙玉自身带有春末的特质，她皈依佛门，其形象中并不具有灿烂的特性，反而如同春末花凋谢的过程，由纯洁之躯逐步零落成泥。

我们将这三位“金钗”归类于人生之初、四季之始，主要原因在于她们三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着春季表面上易捕捉到的“春和景明”，但又同在“春情”的蒙蔽之下，有着不顾一切变态似的追求。

在充满着美丽与哀愁的大观园之春里，“金陵十二钗”以其独特性及性格多样性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阅读体验。贾元春、秦可卿和妙玉所展现出的春性，不是单一的、模式化的春，而是曹雪芹对春中三阶段的理解、对生命在不同时间的状态及差异的感悟。她们的存在作为四季的开端，为大观园注入了一定的生命气息，又因处在大观园这一封建性质的场所中，带有了时代限制下的内敛与曲折。

### 参考文献：

- [1]《红楼梦》曹雪芹/高鹗 商务出版社 2007年版
- [2]《马瑞芳趣话〈红楼梦〉》中贾元春点戏——元妃省

亲（二）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一作：张晨（2002.11-），女，汉，山东青岛人，本科，  
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二作：裴旭锦（2003.3-），女，汉，山东聊城人，本科，  
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三作：李娇娇（2002.01-），女，汉，山西隰县人，本  
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